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实证研究

王洪亮¹,喻一文¹,高晶晶²

(1. 南京审计学院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2. 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摘 要]收入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机会公平,通过采用 1989 年至 2009 年 CHNS 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强弱进行考察后发现: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农村中间阶层更易向下流动,更易跌入社会的底层,而难以跻身于高收入阶层;受教育年限、年龄等因素对收入流动性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政府应在完善劳动力市场、增加教育支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提高收入流动性,改善收入不平等这一现状。

[关键词]农村居民收入;收入分配;收入流动性;收入不平等;资源配置;财政支持;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01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3)06-0026-08

一、引言

1978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133.67 元,而 2011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6977.29 元,扣除物价因素后,2011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1978 年的 10.63 倍。然而,伴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扩大。1978 年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22,2006 年和 2009 年这一系数分别增长到 0.37、0.47^[1-4]。较为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不仅影响整体经济增长,而且有悖于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事实上,收入差距问题只不过是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个静态度量,如果收入差距大,但社会收入结构在动态上具有较强的变动性,即收入分配格局富有弹性,那么较大的收入差距就会在长期中得到缓解。我们如何才能判断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具有较强的变动性呢?这就是收入分配研究的新领域——收入流动性^[5-6]。

收入流动性是指同一个体不同时期的收入在某一群体内收入分配位置的变化强弱,Schumpeter 把收入流动性形象地比喻成住旅馆,不同的收入水平代表旅馆的不同楼层,旅馆不同楼层的装修质量好比收入水平,在一段时间内,旅客在不同楼层之间的搬动就是流动性^[7-8]。若收入流动性强,则表明人们在收入分配中的位置是易变的,穷人有较大的机会跻身于富人行列,富人也有较大的可能沦落到穷人行列之中。如此一来,即使短期内由各年的截面数据所得到的收入不平等指标都很大,但从长期平均收入来看,收入不平等程度可能并不大。也就是说,收入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机会公平程度^[9-10]。收入流动性越高说明竞争机会越公平,这表明收入分配越公平,而公平和正义正是衡量社会

[收稿日期]2013-08-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0CJL020;11CJY0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YJ790023);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审计科学与技术);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与面上项目(201104559;20100471315)

[作者简介]王洪亮(1977—),男,山东滨州人,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收入分配;喻一文(1960—),男,江苏常州人,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教授,江苏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规制经济学;高晶晶(1989—),女,江苏盐城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收入分配。

文明与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千百年来人类追求的美好理想^[11]。

二、文献综述

“流动性”这个概念开始多为社会学研究领域所用,它是用来观察和度量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工具,Schumpeter、Ginsberg 将“流动性”引入了经济学研究领域^[8,12]。自收入流动性思想被提出之后,国内外学者相继做了一些研究。早期的学者在理论和方法上做了大量工作,Prais 和 Shorrocks 在理论上认为收入流动性是一种收入水平重排现象,个体只要在收入排序中变换了位置,这就表明发生了收入流动^[13-14]。Friedman 认为,如果两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同,但收入流动性程度不同,那么收入流动性高的社会就会相对公平^[7]。Prais 最先采用收入转换矩阵(income transition matrix)对收入流动性进行了研究,Shorrocks、Sommers 等构造了建立在收入转换矩阵基础之上的收入流动性的测度方法^[13-17]。后来,许多实证经济学家采用微观数据分析了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大小,Duncan 利用美国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黑人与白人的不流动比率相似,但流动性在不同的点上会有差异,黑人位于底部时的收入流动性很低,位于顶部时的收入流动性很高^[18]。Herz 对美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与收入流动性进行了研究,认为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流动性表现出恶化的趋势^[19]。

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相比,我国学者对居民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验分析上,并且存在着较多争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在减弱。王海港、Shi Xuehua 等运用转换矩阵方法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显著下降^[20-22]。姚先国和赵丽秋研究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很低^[23]。王洪亮采用转换矩阵和收入流动性指数等方法研究了中国居民的收入流动性,结果表明:区域居民收入流动性越来越低,但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流动性强弱有别;从城乡来看,1985 年前区域居民收入流动主要来源于农村,1985 年后区域居民收入流动主要来源于城镇;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区域居民收入流动性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24-25]。与以上研究不同,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在增强。Khor 和 Pencavel 研究对比了中国和美国的居民收入流动性,发现中国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有所提高^[26]。Nee 研究发现,经济制度变革会导致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加快^[27]。章奇等研究发现,最穷的 25% 的农村居民收入地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增加,而中等收入农民的向上流动性却逐步陷入停滞。同时,他们还把富人和穷人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化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直停留在富人阶层或穷人阶层的那部分人的收入变化;另一部分是向上流动到富人阶层或向下流动到穷人阶层的那部分人的收入变化。结果发现收入流动性的变动对收入差距变化的作用是不断上升的^[28]。孙文凯等研究发现,农户的收入流动程度随时间呈现出先增大后逐渐稳定的趋势,这使得持久收入不均等程度显著小于年度不均等程度;农村的收入流动始终大于同期城市的收入流动;在 1986—1990 年间农民平均收入较高省份的收入流动程度较大,而在 1995—2001 年间各省份的收入流动差异并不明显;农民的收入水平呈条件收敛的发展趋势^[29]。王朝明和胡棋智通过多种指标测算了我国居民的收入流动性,结果显示在 1991 年至 1997 年间农村居民收入缺乏流动性,而在 2000 年至 2004 年间农村居民收入富于流动性^[30]。

从上述文献来看,已有研究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国外学者关于居民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多将重点集中于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探讨上,缺乏对中国的经验研究;第二,国内关于居民收入流动性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并未达成一致结论,尤其对收入流动性是增强还是减弱存在明显争论;第三,已有研究虽然分析了收入流动性的大小,但并没有分析收入流动性的背后原因,其实考察收入流动性的原因更有实际意义,因为只有找到了影响收入流动性的原因,才能更加有效地提高居民收入流动性,从而缓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困境。

正是基于解决以上问题的考虑,本文拟考察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强弱程度、影响农民收入流动性的因素、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途径等。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三部分介绍 CHNS 数据库的基本信息和收入流动性的测度方法;第四部分采用收入流动性的研究方法计算 1989 年至

2009 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大小,同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因素;第五部分总结所得结论并提出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三、数据与方法

(一) CHNS 微观调查数据

本文所需数据来源于 CHNS 数据库提供的相关调查信息,该调查采用多水平随机抽样方法调查了中国东、中、西部共 9 个省份的人口特征、经济状况、营养条件、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具体信息,所选取的指标包括经济水平、人文地理、公共服务、健康指数等。该调查不仅抽选出各省的省城和收入水平较低的一些城市,而且在每个省份依据收入层次(高、中、低)的不同和一定的权重抽取了 4 个县。同样,每个县按收入分层抽取出 3 个村落,每个村落抽取了 20 户家庭。总之,CHNS 数据库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难得且较准确的微观数据。

本文选取了 1989 年、1991 年、1993 年、1997 年、2004 年、2006 年、2009 年所有符合条件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具体分析,并运用 Stata 对数据进行准确的合并、筛选、配对。为了保证所用数据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本文剔除了少量不符合要求的原始数据:(1)由于本文的分析要求使用匹配数据,所以剔除了那些在各个时间段不相匹配的样本;(2)剔除了因缺失主要指标而导致无法进行合理分组的样本。

(二) 收入流动性的研究方法

从劳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决定个人收入的因素包括教育、经验、年龄、机会等。如果社会竞争公平程度较高,人们有公平的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身收入,那么个人在收入阶梯中的位置就具有较大的变动性;如果社会公平竞争程度较低,好的家庭背景等一些客观因素直接决定个人收入,那么个人在收入阶梯中的位置就会缺乏变动。要衡量人们在收入阶梯中的位置是富于变动还是缺乏变动,我们需要专门的经济学分析工具——转换矩阵。一般来讲,转换矩阵的表达方式为 $P(x, y) = [p_{ij}(x, y)] \in R_+^{m \times m}$,它是一个 $m \times m$ 阶矩阵,转换矩阵中所有元素数值均处于 0 和 1 之间。转换矩阵中主对角线上的元素数值越小,收入流动性就越高,这表明某个体在基年位于某特定收入水平而在末年还保持其收入位置不变的概率越小。Formby 等说明了转换矩阵中元素 $P_{ij}(x, y)$ 的计算方法^[31],假设收入生成 x, y 的一阶矩存在且有限,它们分别被平均划分为 m 个收入级别, $0 < \zeta_1 < \zeta_2 < \dots < \zeta_{m-1} < \infty$,那么转换矩阵 $P(x, y) = [p_{ij}(x, y)]$ 中元素 $p_{ij}(x, y)$ 计算如下^①:

$$p_{ij}(x, y) = \frac{Pr(\zeta_{i-1} \leq x < \zeta_i \text{ and } \zeta_{j-1} \leq y < \zeta_j)}{Pr(\zeta_{i-1} \leq x < \zeta_i)}$$

根据计算结果,我们可得到如图 1 所示的收入转换矩阵。收入转换矩阵中的行代表个体在基年所处的收入位置,矩阵的列代表个体在末年所处的收入位置。例如,转换矩阵中 p_{45} 表示在基年处于第四阶层但在末年上升到第五阶层的居民占在基年处于第四阶层所有居民的比重。 p_{ii} 表示在基年和末年收入位置保持不变的居民所占比例。

基于图 1 所示的收入转换矩阵,经济学家推导得出了收入流动性的测度指标,目前国际上流行的衡量收入流动性指数的主要测度方法有四个指标,如表 1 所示。由于这些指标是收入转换矩阵的函数,所以学术界将它写为 $M(P)$,其中 M_1 是采用转换矩阵 P 对角线上的元素 p_{ii} 来测度收入流动性的,因为对角线上的元

$$\text{基年所在收入位置 } P = \begin{matrix} & \begin{matrix} \text{末年所在收入位置} \\ p_{11} & p_{12} & \cdots & p_{1m} \\ p_{21} & p_{22} & \cdots & p_{2m}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p_{m1} & p_{m2} & \cdots & p_{mm} \end{matrix} \end{matrix}$$

图 1 收入转换矩阵

①计算表达式虽看似复杂,但它要表达的思想简单而深刻, p_{ij} 表示期初处于第 i 组的人口有多大比例到了期末的第 j 组。公式中的 Pr 表示概率,分母表示个体在期初处于 i 阶层的概率,分子表示个体在期初处于 i 阶层但期末处于 j 阶层的概率。

素决定着从一个收入区间的平均退出时间,用 $1/(1-p_{ii})$ 表示,于是指标 M_i 可以看做是系数 $m/(m-1)$ 标准化后的平均退出时间的倒数。 M_2 利用转换矩阵 P 第二大特征值 λ_2 来测度收入流动性, λ_2 可以被视为转换矩阵 P 与非时间依赖的转换矩阵之间的距离。 M_3 用转换矩阵 P 所有特征值 $(1=|\lambda_1|>|\lambda_2|>\cdots|\lambda_m|)$ 来测算收入流动性。 M_4 测量了个体离开原来阶层的平均概率。由此可见,上述四个指标值越大,收入流动性就越高。当 $M(P_A)>M(P_B)$ 时, $P_A、P_B$ 分别表示 $A、B$ 两个时期的收入转换矩阵,此时表明 A 时期的收入流动性大于 B 时期的收入流动性。

表 1 测度收入流动性的经典指标		
收入流动性的已有度量指标		最先提出的学者
$M_1(P)=\frac{m-trace(P)}{m-1}=\frac{m-\sum_{i=1}^m p_{ii}}{m-1}$		Prais, Shorrocks
$M_2(P)=1- \lambda_2 $		Sommers and Conlisk
$M_3(P)=1- \det(P) =1- \prod_{i=1}^m \lambda_i $		Shorrocks
$M_4(P)=\frac{1}{m(m-1)}\sum_{i=1}^m\sum_{j=1}^m p_{ij} i-j $		Bartholomew

四、实证结果及解释

(一) 收入流动性的强弱

本文计算了1989年至2009年间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转换矩阵(见表2),并采用表1中所列的收入流动性测量方法测度了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指数,结果如表3所示。

表 2 1989—2009 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转换矩阵

		1991 年的位置				
		c1	c2	c3	c4	c5
1989 年的位置	r1	0.3628	0.2145	0.1840	0.1293	0.1094
	r2	0.2508	0.2949	0.1973	0.1354	0.1217
	r3	0.1579	0.2168	0.2547	0.2232	0.1474
	r4	0.1291	0.1522	0.1983	0.2718	0.2487
	r5	0.0988	0.1230	0.1640	0.2408	0.3733
		1997 年的位置				
		c1	c2	c3	c4	c5
1993 年的位置	r1	0.3370	0.2293	0.1754	0.1588	0.0994
	r2	0.2390	0.2804	0.2196	0.1409	0.1202
	r3	0.1759	0.2216	0.2507	0.2078	0.1440
	r4	0.1588	0.1630	0.2058	0.2514	0.2210
	r5	0.0898	0.1050	0.1519	0.2390	0.4144
		2006 年的位置				
		c1	c2	c3	c4	c5
2004 年的位置	r1	0.4006	0.2262	0.1632	0.1292	0.0808
	r2	0.2476	0.3091	0.2282	0.1181	0.0971
	r3	0.1777	0.2229	0.3069	0.1971	0.0953
	r4	0.1195	0.1535	0.1939	0.3441	0.1890
	r5	0.0550	0.0890	0.1068	0.2120	0.5372
		2009 年的位置				
		c1	c2	c3	c4	c5
2006 年的位置	r1	0.3657	0.2201	0.2097	0.1248	0.0797
	r2	0.2552	0.2830	0.1962	0.1632	0.1024
	r3	0.1840	0.2413	0.2778	0.1736	0.1233
	r4	0.1144	0.1508	0.2132	0.2946	0.2270
	r5	0.0816	0.1024	0.1042	0.2465	0.4653

由表3可知,1989年至1991年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指数 M_1 为0.8606,2004年至2006年和2006年至2009年的收入流动性指数均低于该值,这两个时期的收入流动性指数分别是0.7755、0.8284,说明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比,中国农村居民的

表3 1989—2009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指数

时期	M1	M2	M3	M4
1989—1991年	0.86064	0.66968	0.99991	0.30072
1991—1993年	0.85716	0.64051	0.99993	0.29453
1993—1997年	0.86654	0.66087	0.99997	0.30353
1997—2000年	0.85285	0.63032	0.99997	0.29498
2000—2004年	0.86763	0.64480	0.99998	0.30109
2004—2006年	0.77551	0.52344	0.99910	0.25969
2006—2009年	0.82841	0.58180	0.99977	0.28104

收入流动性下降了。如果采用 M_2 、 M_3 和 M_4 来分析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得到结论与前面一致。另外,在不同年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指标的比较中(图2至图3),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四个反映收入流动性强弱的指标均下降了,这说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减弱的结论是稳健的。

我们通过分析收入流动性指数发现,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下降了。那么,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仔细考察收入转换矩阵得到进一步的结论。从表2的收入转换矩阵来看,在1989年至1991年,36.28%最穷的人在期末仍会停留在最穷的社会底层,37.33%最富的人在期末仍会占据最富的优势地位;在2006年至2009年,期初最穷的阶层中会有36.57%的人仍停留在最穷的社会底层,这一比例较1989年至1991年上升了0.29个百分点,而期初最富的阶层中有46.53%的人仍会占据最富的优势地位,该比例较1989年至1991年上升了9.2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富人占据优势地位的概率变大了,穷人向上流动的概率变小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穷人和富人的收入流动性下降了,即穷人难以摆脱社会底层的位置,富人更加易于占据优势阶层的位置。那么,我们的中间阶层收入流动性的变化又是如何呢?与穷人和富人不同,中间阶层既可以向上流动,又可以向下流动,那么他们向上和向下流动的力量对比怎样?从表2和图4中可以看出,中间阶层居民在每一时期向下流动的概率都高于保持不变和向上流动的概率,且向下流动的概率呈现出明显递增的趋势,而向上流动的概率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中国农村中等收入的居民更容易向下流动,更易跌入社会的底层,而难以跻身于高收入阶层。图4给出的中间阶层农村居民向上与向下流动的比率小于1且不断下降,说明目前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不利于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收入地位在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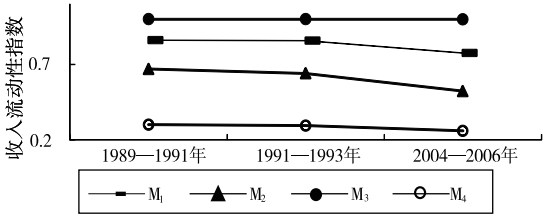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时期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指标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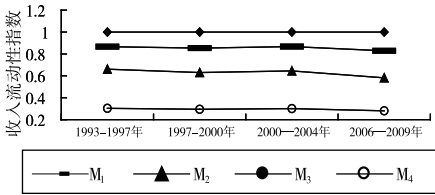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时期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指标 (二)

(二) 收入流动性的原因

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强弱固然重要,但仅知道这些还远远不够,影响收入流动性的背后因素是什么呢?哪些因素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呢?这些问题对我们更有意义,也更有挑战性。然而,国内少有学者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影响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因素,并且分析它们对居民收入流动性产生的影响,这将对政策制定和实践应用大有裨益。由此说来,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收入流动性的原因也正是本文的一个贡献。

从经济理论上讲,教育会影响一个人获取收入的能力,同时教育还具有外部性,因此,教育应该是

影响收入流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年龄对个人劳动能力有着明显影响,从而年龄会对居民收入和收入流动性产生作用。考虑到教育和年龄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教育平方项和年龄平方项。同时,本文假定教育差距越大,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就可能越大,收入流动性就可能倾向于减弱,于是在模型中加入了反映教育差距的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差。总之,本文不只是单纯地分析教育和年龄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而是将教育的平方项及其标准差、年龄的平方项都作为影响收入流动性的因素,这也是与已有研究的不同之处。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将具体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如下:

$$M_i = \beta_0 + \beta_1 edu + \beta_2 edusq + \beta_3 edusd + \beta_4 age + \beta_5 agesq + \varepsilon$$

其中, M_i 为收入流动性指数, edu 为人均受教育年限, $edusq$ 、 $edusd$ 为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平方和标准差, age 、 $agesq$ 为平均年龄和年龄的平方, ε 是随机扰动项。本文运用 CHNS 数据库计算相应变量指标并对模型进行回归得到表 4 所示结果。

由表 4 可知,受教育年限前的系数为正值,且在 5% 和 1% 的水平上高度显著;受教育年限的平方项和标准差前的系数为负,且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受教育年限的确是影响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受教育年限前的系数为正而受教育年限平方项前系数为负,表明受教育年限与收入流动性之间是非线性关系,收入流动性随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即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收入流动性先上升,达到极大值后再下降。这种现象是容易解释的:一方面,当农村居民的受教育年限增加时,他们的工作效率更高,薪酬工资更高,获取的工作岗位信息更多,职业流动速度更快,如此一来,个体通过自身的努力较容易改善收入地位,从而收入流动性提高;另一方面,当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增加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后,个体之间收入位次差别可能主要源于自身能力的差距,也就是说,此时受教育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可能不会引起收入流动的发生。受教育年限标准差前的系数为负,这说明居民之间受教育差距越大,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就越弱,原因在于接受过高中或大专以上教育的个体能有效地保障个体收入的稳定,绩效工资较高,其收入位次在农村居民中下移的可能性较小;而受教育程度很低的农村居民由于其获取收入的途径有限,大多从事农业经营,再加上农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谷贱伤农”的现象时常发生,因此这些农民要想依靠农业和外出打工来实现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是比较困难的。如此一来,受教育程度差距扩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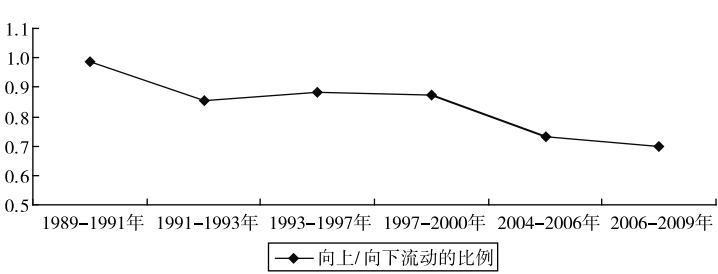


图 4 中等收入阶层农村居民收入向上/向下流动的比例

表 4 回归结果

	M1	M2	M3	M4
constant	0.376 (0.415)	-0.741 (0.969)	1.000 *** (0.00208)	-0.128 (0.275)
edu	0.195 ** (0.086)	0.538 ** (0.202)	0.00126 *** (0.0004)	0.155 *** (0.057)
edusq	-0.0200 ** (0.008)	-0.0541 *** (0.018)	-0.0001 *** (0.00003)	-0.0156 *** (0.005)
edusd	-0.159 *** (0.040)	-0.427 *** (0.09)	-0.0004 * (0.0002)	-0.117 *** (0.026)
age	0.033 (0.022)	0.089 * (0.051)	-0.0001 (0.00011)	0.026 * (0.015)
agesq	-0.0004 (0.0003)	-0.001 (0.001)	0.000001 (0.000001)	-0.0003 (0.0001)
N	59	59	59	59
R-sq	0.364	0.386	0.255	0.388
F	6.0667 ***	6.6638 ***	3.6282 ***	6.7203 ***
Prob > F	0.0002	0.0001	0.0068	0.0001

注: *、**、***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增加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可以通过缩小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的途径来实现。年龄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年龄的平方项在大多数时期为负值,这说明同受教育年限一样,年龄与收入流动性之间是非线性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流动性呈倒 U 形状,即先逐渐变大后逐渐变小,这一拐点出现在 40 岁至 50 岁间。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处于青少年期的居民几乎没有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开始有了固定工作或者外出打工、自主创业等,收入来源较为广泛,收入流动性在这个阶段达到最大,到了老年,农民逐渐失去劳动能力,一般都在家安享晚年,主要依靠退休工资、养老保险和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方式来维持生活,收入水平几乎保持不变,此时的收入流动性很小。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CHNS 数据对 1989 年至 2009 年中国 9 个省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原因主要在于农村居民中高收入者更易保持其优势地位,而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下降。第二,中国农村中间阶层居民的收入更易向下流动,更易跌入社会的底层,而难以跻身于高收入阶层。第三,受教育年限、年龄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有着重要影响,增加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和缩小受教育差距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就年龄来讲,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年龄对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是负向的,即随着平均年龄的提高,收入流动性在减弱。

针对目前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严重不平等的现状,如何才能提高收入流动性以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呢? 本文认为可能的措施有:第一,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大力开展农村科技培训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尤其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方面的培训,积极引导农民兼业,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使农民更容易获得非农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和薪酬。第二,政府应进一步增加对农村教育方面的支出,增加政府教育支出会使农民受教育的成本下降,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面临的借贷约束将得到缓解。同时,应建立健全贫困学生助学金、奖学金、助学贷款等制度,以保证农村居民都能拥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即通过提高农村受教育水平来增强居民收入流动性。第三,政府应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帮助中西部地区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提高其农村技术创新能力,改善其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居民收入流动性。

参考文献:

- [1] 赵人伟,李实, Riskkin.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 [2] 李实,史泰丽, Gustafsson.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Ⅲ[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3] Chen Jiandong, Dai Dai, Pu Ming, et al. The trend of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China[R]. BWPI Working Paper, 2010.
- [4] Chen Yi, Cowell F A. Mobility in China[R]. STICERD-Public Economics Programme Discussion Papers, 2013.
- [5] 权衡. 收入差距与收入流动:国际经验比较及其启示[J]. 社会科学, 2008(2): 4-13.
- [6] 米建伟,梁勤. 收入流动性:收入分配研究的新领域[J]. 中国劳动经济学, 2009(2): 154-171.
- [7] Friedman M. Capitalism and freedom[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8] Schumpeter J.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M]. Cleveland: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5.
- [9] 权衡. 公共政策、居民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J]. 经济学家, 2004(6): 57-63.
- [10] 王朝明,胡棋智. 收入流动性测度研究述评[J]. 南开经济研究, 2008(3): 131-153.
- [11] 郭丛斌. 教育与代际流动[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12] Ginsberg M. Interchange between social classes[J]. Economic Journal, 1929, 39: 554-565.
- [13] Prais S J. Measuring social mobility[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1955, 118: 56-66.

- [14] Shorrocks A F. The measurement of mobility[J]. *Econometrica*, 1978, 46: 1013 - 1024.
- [15] Shorrocks A F.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come mobil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8, 19: 376 - 393.
- [16] Paul M, Sommers P M, Conlisk J. Eigenvalue immobility measures for Markov chains[J].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1979, 6: 253 - 276.
- [17] Bartholomew J D. Stochastic models for social processes[M]. London: Wiley, 1982.
- [18] Duncan O D. How destination depends on origin in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tabl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9, 84: 793 - 803.
- [19] Hertz T. Understanding mobility in America[R].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working paper, 2006.
- [20] 王海港. 中国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动及其对长期平等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05(1): 56 - 66.
- [21] 王海港. 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性研究[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7.
- [22] Shi Xuehua, Nuetah J A, Xin Xian.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in rural China: 1989—2006[R]. WPEM Working Paper, 2009.
- [23] 姚先国, 赵丽秋. 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与传递路径研究: 1989—2000[EB/OL]. [2013-05-20]. [www. lepp. org. cn/soft/images/100296_1. pdf](http://www.lepp.org.cn/soft/images/100296_1.pdf).
- [24] 王洪亮. 中国区域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09(3): 36 - 43.
- [25] 王洪亮, 刘志彪, 孙文华, 等. 中国居民获取收入的机会是否公平? [J]. *世界经济*, 2012(1): 114 - 143.
- [26] Khor N, Pencavel J. Income mobility of individual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6, 14: 417 - 458.
- [27] Nee V.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 101: 908 - 949.
- [28] 章奇, 米建伟, 黄季焜. 收入流动性和收入分配: 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07(11): 123 - 138.
- [29] 孙文凯, 路江涌, 白重恩. 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分析[J]. *经济研究*, 2007(8): 43 - 57.
- [30] 王朝明, 胡棋智. 中国收入流动性实证研究——基于多种指标测度[J]. *管理世界*, 2008(10): 30 - 39.
- [31] Formby J P, Smith W J, Zheng Buhong. Mobility measurement, transition matrices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4, 120: 181 - 205.

[责任编辑: 王丽爱, 杨凤春]

An Empirical Study of Rural Residents' Income Mobility in China

WANG Hong-liang, YU Yi-wen, GAO Jing-jing

Abstract: Income mobility represents opportunity equality to some extent. Based on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 data from 1989 to 2009,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income mobility in rural China. The study shows the income mobility decreases in rural China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rural China is easy to flow down to the low class rather than high class. The span and age of receiving educatio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income mobility in rural China.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in the improvement of job market, the money for education, the expansion of financial support to mid-west areas to increase income mobility and lessen income inequality.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s' income; income distribution; income mobility; income inequality;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inancial support; income differences